

|| 读城

在河的右岸坐忘

张彦广

我写过多篇大运河散文，但我知道这只是走近了运河，而没有走进她的全世界。在不久前的随笔《帆峙水流艺乡梦》里，我只是发出了一种望河的兴叹，一种怀古的幽思，一种隔空的对话。我知道，我的脚，还没有真正踏进这条河流，尽管我也抚摸过她坝堤的躯体，捡拾过她河床上的鳞片，捕捉过她放逐在细流里的精灵。

没有了解运河，你就不可能了解她所流经的地理和人文。我们对过去身边少水而瘦干的运河有了疏离与漠视，只是感觉到内心的那份失忆与焦渴——我们只是在呼唤一条蜿蜒的大水，一片林立的帆樯，一篓鲜活的渔歌。当河底龟裂的时候，我们也只剩下透过胶泥的缝隙，寻觅沉船遗物的功利情态。

在融进这个沿河小城的30年间，我始终在河之右岸静坐、张望、徘徊，我不知运河如何为我赋能，我如何为运河赋形。我不知除了赋予，我和运河之间还能发生怎样的互动的关系，达成怎样的和解？

那天，我在运河古堤上寻找良店水驿旧址。我遇到了赵德林，一个世代在河右岸生活劳作的古稀老者。

从散落资料中我们知道，良店水驿就在桑园镇运河的东岸。靠近码头，专供过往官船上的客人歇息闲娱，同时一些公文货物也在这里通过

航运中转传递。明清时，桑园的河渡码头繁华兴盛，催生的桑园大集也是方圆百里的物资交流集散地。

老赵家就在河堤下面，门口有个街牌“顺河街”，这倒让我激灵了一下：古桑园码头的繁盛，使各种货物在这里集散，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些特色的街市，比如当铺街、顺河街、锅市街、菜市街、估衣街、小集街、盐店街等。当年“货物山积，人流如织”的景象不再，但街名留传至今，也是对过去的一种印证。

老赵住在老房子里，后面是高大崭新的院子，儿子一家住着。老赵自我介绍，今年76岁，从北街搬到南街，一辈子守着运河过日子。

“良店水驿听说过，但是你问为什么名叫‘良店’，已经说不上来了。桑园渡口明清时是德州八大渡口之一，除了多个大码头，还有一些小摆渡口。驿站应该离码头不远处，可以停靠很多船只，院落要开阔。按此说，我们这一片儿，应该就是良店水驿的老地盘儿了。”

老赵的语速不快，他说老了，思路明显慢了。他家房子西面的运河，水宽河深，利于船只航行停靠，又因为西临景州，南倚德州，北望沧州，地理位置独特。在铁路和国道没有修通之前，运河是国家的重要运输线，粮食、食盐、煤炭、木材等，都从这

里装卸转运。桑园傍河而居，因河而兴，过去的街民们有着一种别于乡下人的优越感。

“我们小时候，桑园四街是有四个城门的，是那种土城墙，青砖砌的券门，记得城门可以并排走两辆马车。南门扒得最晚，遗址就在现在老皮革厂南去的道口上。”

这时的老赵眼里有了光亮。是啊，四街有城墙围护，城内市场繁荣，这不就是“城市”吗？而祖辈在城市生活，这不就是“市民”吗？

“我家旁边的这个码头，主要是运盐。盐比粮食沉，一麻袋100多公斤，全凭人扛。那时的脚行招工，先问能不能扛150公斤。记得有个大力士，能扛三麻袋盐，手不用扶，我们看得都直吐舌头。船从上游过来停泊，水流太急，还要有纤夫逆水拉着，保持平稳好让脚行的人装卸。纤夫们确实唱着号子，起船、停船不一样，词调儿记不准了，只记得新纤夫在最后面，老纤夫在最前面，他才是最用力的，整个人头前脚后快趴下了。”

“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半天下之财富，悉由此路而进。繁盛时，满载着南方地区粮食物资的漕船首尾相衔，浩浩荡荡。当年的运河流经之处，‘缎库’‘瓷器库’‘灯笼库’，是南方物品卸船入库的地方；‘北

新仓’‘南门仓’‘北门仓’就是当年存储漕粮的国库。”

“国家大计，莫过于漕。盐运，可是运河除了粮食之外，最主要的漕运物资了。良店水驿作为重要码头，还表现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朝廷在这里设盐卡，后称‘柘园巡卡’。也正是盐卡的设立，桑园贩盐售盐才盛行起来，于是才养活了一条商业长街——盐店街。”

运河忆，最忆是水甜。让老赵最难释怀的，是运河的水甜、水盛和水枯。

“小时候，运河的水清也甜。近河的四街没有砖井，都是吃运河的水。我们家里的大人们，推个独轮车，两边捆上几只美国进口的油桶，在河边灌满水，一路小心翼翼，还是水洒一路。到了家，倒进水缸，水是浑的，倒入一些明矾，用竹竿顺时针搅动。不一会儿，水中的脏东西就变成了小颗粒，沉入缸底，上面水变得清澈透明，沏茶熬粥，口感香甜。因此就有了卖水的生意，也能养活一家老小。”

“我小时天天在河边玩，最喜欢到水边看船过运河。船过时，激起波浪冲向岸边的胶泥，时间长了变成一层层一道道，像山峦、像层林、像云彩。最好玩的是，一些胶泥被反复冲击后，在岸上成了硬硬的泥猴儿、泥花儿、泥人儿，千奇百怪，不一会儿就能拾一口袋。”

运河水盛时，老赵还是青葱少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水枯时，已近不惑。他一度为运河枯水而失落、而忧虑，慢慢地，他又接受了这种改变。在老赵的院子里，有一口水缸，

满满一缸清水，都是屋顶雨水接蓄的。

“这水不是用来喝的，顶多浇浇花，涮涮拖布，可是家里没有一缸水，就觉得空空的，干干的。运河是老运河人家的天然水缸，运河没水，心里那口大缸永远是干着的。”

老赵爱写画画，没有拜师，全是自学。他一时兴起，现场给我画了一些水族小品。他一边画一边告诉我，过去运河里有过螃蟹，还有鲇鱼，鲤鱼最多了。他又从西里间屋里找了一会儿，拿出一张大纸，展开看，是临摹明代沈周的《落花诗意图（部分）》，很见功力，落款是“1982年11月16日”。

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南运河老人老赵和他的画作，竟然多有七八十个点赞点评，连一些潜水多年的知名画家也“冒泡”了。我知道，那都是冲着老赵，冲着老赵画里画外的深远意境。

吴桥运河文化带建设如火如荼，老赵兴奋得成了一条游来游去的鱼儿，天天在运河驿站和运河公园流连忘返。我和老赵也成了朋友，那天我带画家去运河采风，又邀请老赵“出山”。老赵见了画家们，艳羡地说，我不行了，可我的孙子在学画画，我要让他画一张大画！我打趣，莫非是《落花诗意图》？他摆手笑了，当然不是，应当是一幅百米长的新版《清明上河图》！

画家们都为他鼓掌叫好。我在心里为老赵叫好，我知道，老赵在运河的右岸坐忘，真正活成了那幅画里的人。而我，只是打破他画面的匆匆访客。



杂技之乡 沈英摄于1984年

|| 典故

古风义渡

白世国

深秋，驱车沿运河西岸堤顶路去青县，过周官屯大桥北走不远，河岸泊着一艘小舟，有系着红布条的铁丝绳绳连接运河两岸。是听闻已久的王黄马渡口。

76岁的摆渡人李维杰正与老伴儿在渡口旁的河滩劳动。两亩多向日葵，已经成熟，用镰刀把硕大的花盆割下来装进袋子。

那天逢市集，对岸林缺电零零落落有乡亲来渡口。不待招呼，李维杰停下手里的活儿，把小船从木桩上解开，拉着缆绳划到对岸，把来人稳稳地渡过来。摆渡，这古老的交通图景似乎是穿越时空而来。从那岸到这岸需要两三分钟，但他已经坚持了近40年。

上世纪80年代初，老摆渡人上了年纪。李维杰家离渡口近，就这一个原因接下摆渡的“差”。对岸乡亲每逢农历“二、七”来赶集，坐渡船便捷一些，否则得去周官屯大桥或李窑大桥绕路。

李维杰姥姥家是林缺电的，整个村子或远或近都是亲戚。他不收钱，但大家执意给。把赶集人接过来，赶完集再送回去，象征性地收一元钱，没零钱同样渡。赶集这半天，能收20来元。李维杰说，我摆渡不图钱，既然应了这个差事，就不能半途而废。

说起王黄马渡口的历史，李维杰的话多起来。过去运河上没有桥，有一条自天津太平庄通河间府的官道经此，人来车往，络绎不绝。渡船可以载三辆大车，几个人共同值守。渡口是义渡，远来的客商或本地乡邻，相识或陌生，皆不收一文。秋收时，村里管事的人去附近村庄给摆渡人敛粮食，各家各户自愿给，给小麦，还是玉米、高粱、豆子，给多给少，随心。王黄马义渡，兴盛数百年。一代代摆渡人，传递着义渡善行。新中国成立后，陆续修建了周官屯大桥、李窑

桥，渡口冷落下来，王黄马也落寞成普通村庄。这是时代的进步。李维杰有三儿一女，早已成家单过。他和老伴儿住在渡口附近的老屋里。如果他有事脱不开身，就让老伴儿去渡口“顶岗”。老伴儿大他三岁，身体也很好。他们在河滩种过白菜、茄子、小葱、萝卜、芥菜。收了菜去自家门口的集市卖，一年挣上一万多元。

李维杰水性好，曾为乡亲们出过力。1963年秋，运河以西发大水，庄稼都淹了。村里有艘大船，几个生产小队轮流使用。社员划着小船去七八里远的地方割高粱穗，中午不回来。上午10点，各户人家把干粮、咸菜、暖水瓶集中放在一个大筐箩里，由李维杰送饭。村子在河岸上，地势高，李维杰一出村，水就没了脖子，边游泳边推筐箩。晌午前，准时把饭送到。

摆渡是行善，捕鱼则是杀生。多少年来，李维杰一直恪守着摆渡人的古老行规，从不在渡口捕鱼。前不久，几个青年钓到一只乌龟，用绳子拴着玩耍。那只龟得有20多年了，李维杰跟青年要过来放归运河。李维杰说，这是运河孕育的性命。

李维杰说，只要身体允许，就会把渡船撑下去。哪怕只有一个人有需求，渡船就不会停。

集市散了，李维杰把最后一个赶集人渡回去，要回家了。我帮他一袋袋的向日葵装满三轮车。老夫妇热情地邀请我去家中做客；吃青菜萝卜大米饭，喝瓦壶甜水菊花茶。质朴的话语，透着淳朴好客的古风。我谢绝老人的邀请，去拍渡口的远景。

渡口沉寂下来，懒阳高悬，河面金光闪烁，古柳倒映河面，流光溢彩。鸟儿啼鸣，落在船栏上，啄食行人撒落的食物。这场景，有了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古风意境，圆满而自得。

|| 汉诗

思量运河

宋 平

托起一座城

夜色撩人，彩虹桥
眨动眼睛，问候来者

开元寺的钟声缭绕紫烟
曾经的海啸，早已
夯实在古老厚厚的城墙里
马蹄踏碎如水的月光
但穿不透时光的墙

雄狮没在云暗中隐去
与汨汨流淌的运河互为翅膀
莲花座上，站起一座城
霓虹璀璨的夜，无眠

古渡

深秋，雁阵南翔
残阳如血，一船幽思
载着几许黄昏

远古的渡口缥缈
船工的号子时隐时现
波光粼粼，秋风点燃河流
一河霓虹阑珊
清风振振翅欲飞

古城巧借东风成长起大厦
时间的空，堆积
千万条鱼积聚救赎之翼
破空马蹄，给了彼岸永恒

沧州的眼睛

明亮，如暗夜的闪电
千载浩浩长波
奔流着繁华与神奇
千里空蒙之间
摇晃着隋朝的绿意

镜未磨的水面，运河
躺在母亲的怀里
这里没有大海的潮汐
把一首诗放进水流
任它远去

古运河，是沧州
苍茫而深邃的眼睛
有泪，也有喜

思量运河

所有对事物的批注
都是思维留下的遗产
思绪站在运河边的杨树下
运河水上岸后，就成为
百狮园中的海棠花

运河是银河的支流
像一条玉带缠在大地母亲腰间
宛如一匹白色骏马
沿时空轨迹奔跑，精神的守望
时间的碎片，在水面闪光

两岸是比水鸟更抽象的翅膀
掉落的羽毛，闪亮了河面的波纹
内心的微澜，轻轻抚摸，拍打
运河千年的寂寞与欢乐

船工的号子，粗犷的喉咙
喊出一河起伏的浪花
站在朗吟楼看铺开的帆
一蓑烟雨，日子陈旧而朴素

百狮园（外一首）

姚凤霞

千年修行的磐石
不止一百张面孔

或怒，或笑，或嘻，或闹
或行，或走，或坐，或卧
或俯，或仰，或跳，或跃

其实，点化成狮
只需一把锤子和一柄刻刀

翠竹

在每一个拐角处
入眼的都是一丛丛翠竹
隐忍，负重，刚中带柔

或许因为喜欢
抑或某种执念
总会停下脚，摸一摸
一顺儿低垂的叶子
摇一摇，直挺的腰杆

此刻，我想起一些过往
一些坚韧而睿智的靈魂



运河人家（水彩） 王志伟 作

|| 在场

初冬印象

张 莹

据说，今冬是拉尼娜年，所以，秋天慌里慌张地就走了。走得那么匆忙，以至于，准备好的秋装，还没来得及与秋共舞，就羞答答回了闺房。冬天，到底是不好意思起来，秋瓜果芬芳，秋的红叶黄蕊，都在她的裙间款款散淡开来。

早起，去乡里处理前几天未完的工作，因为是周日且任务不重，紧绷的弦有了一丝柔软。气温虽低，倒也坦然。

路两边的庄稼，大多都已经收割，有剩余的枝干，直立着，像等待儿女归家的父母，又似莫奈笔下的干草堆，硬朗壮丽，散发着大自然的光辉。当然，也有平整好的，等待新一轮生命的开始。

驾车的宋先生，是个温和的男子。他说，前几天，刚刚回老家剥玉米了，好像小时候，不需要多少东西，但很快乐。

这话真是素然，有应和初冬之感，似江南丝绸般，滑润、细腻、稳妥。

抬头的刹那，弯弯的运河水，在前方波光粼粼起来。此刻，八九点钟的太阳，分外清透，分外明亮，它就在这动感里温暖起来，好似春了，外表安详，内心狂热。家乡的运河，不声不响，伴着一草一木，孕育了这份素然，是一片地，一个人，纯物质地。

大片的芦苇，宛若佳人，在水一方。芦花恣意开着，在清冷的晨光里，闪着柔和的光泽。她们并不招

摇，经历了夏日酷暑光阴的沉淀，恍若一块棉或者麻，只余温暖。这，亦是它们的质地，和这里的土地，和这里的运河，和这里的人，水乳交融。

是的，好的质地，永远在时光之外，又在水土之中，慢慢地打磨成包浆，闪着素色的动人光芒。

许是车的疾驰，惊到隐藏的野鸭，它们扑棱棱，从水面一跃而起，上下起伏，列队成行，点起水花朵朵，踏浪而去，眨眼，躲入苇丛皆不见。

这小精灵，倒是知道这里的天蓝，水润，人安详，便是无拘无束可劲撒欢了。它们的轻灵，亦是扰了河边钓鱼人。一动不动的钓鱼人，并不懊恼，莞尔一笑，定定神，稳稳竿，在阳光里继续着。有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无意间，一幅运河岸边水墨画铺展开来。

来到工地，村里几个孩子正在草坪边玩耍，见我们来了，怯怯地退到一边。我对着她们笑，她们也笑，小小的脸，映出了几许的红。

宋先生取来工具，仔细调整着室内的摆设，我们几个人也各自忙碌着。偶尔，有路过的人，招呼一声：加班呢！

唉，是呢……

静静乡村，一应一和，踏实和谐。

宋先生在乡里工作了20多年，从赤子青年到笃定中年，将所有的美好都交付了这片土地，筋骨之间，都始